

林柯戲劇集

I

沈 淵



文化生活出版社刊

沉

淵
三幕劇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定價四元六角

林柯戲劇集

沉 淵

發行人

吳文林

發行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

重慶國民路四一五號

漢口交通路二十四號

林柯戲劇集

一、沉淵

二、春

中華民國三十九年七月初版

三十五年十一月四版

沉

淵
三幕劇

登場人物

趙笙齋 企業家

梅采雯 笙齋的繼室

趙芝 笙齋前妻所生之女

趙蕃 笙齋之子，采雯所生

方院長 孤兒院院長

方思源 方院長的養子

倪硯卿 笙齋的心腹

賈大 趙宅的僕人

事情發生在趙笙齋的家裏，現代。

第一幕

這是一間深幽的內廳。不知是因爲屋子太舊，還是光線不足之故，一望過去就使人發生慘淡、陰森、與寂寞的印象。在這裏，時光的變換像是比其他地方都來得緩滯，房屋的特性和人的特性有種奇異的符合，使得整個空間都散佈着神祕而難當的氣氛。就建築來說，全部是中攪西式，在二三十年前該是流行的考究的花樣，從這上面人們可以追跡到往日的豪奢與榮華。但現在，屋角已經滲透出大塊的斑斕的漏痕，四壁深色的花紙也都褪了顏色，而且蒙上一層歲月的塵土，正如炎夏已逝，到處奏起了深秋搖落的輓歌。而住在這裏面的生命，也就在不知不覺中一點一點地腐蝕下去，消融下去。這屋子左下首（左右以演員爲準）有一個門，通後部，戶外及樓上的內室。門上漆着深栗的顏色，因爲使用過久和氣候更替的影響，有幾處已起了龜裂，幸而那上面凸花的雕紋倒還完好無缺，替牠掙回不少的虛榮。再往上去有個未生火的壁爐。爐上的鐵蓋是黑色的，已經生了一層鏽。爐架也漆着深栗色的漆，上面有幾件鐘鼎銅器，盆景之類的擺設；牆上裝着一面圓鏡，人站在壁爐前可以從鏡子裏看到自己的臉。再過去，到了左上首的屋子凸出之處，還有一個門，通主人公的書室。尺寸，顏色，花紋，與左下角門完全一樣。面對觀衆的後牆上，掛着四幅花卉的條屏，就在這幾幅條屏的下面，放着一條烏木琴几，几上放着電話機，以及

一個景泰藍的大瓶。再過去到了後牆正中，有兩扇方格玻璃門，在平日，這就是這屋子唯一的光亮來源。門上兩幅玄色厚絨的幃幔，翁仲似地肅然垂拱在兩邊。這時門沒有開，通過這裏可以看到外面的露天游廊。洋灰的欄干有些剝蝕，上面纏覆着長春藤的密葉。一把舊藤椅，散地放在廊上，孤寂有如一位隱者，沒有人去理會牠，而牠也不妨礙過往的人。欄外有一簇樹叢，樹叢後隱約可見一個教堂的尖頂。青色的天字在遠處鎮撫着這一切，襯托出莊嚴深篤與無極。玻璃門的右首，一座柚木衣架。再往右去，屋子的轉角處有一面窗，窗口狹長，離地很高，身材矮的人要墊着腳才夠得着。窗櫺是方格的，四面木框上鏤刻着與門上相同的細緻花紋。雖說是窗，但一直在關着，一條咖啡色的繡花窗簾掩蔽在上面，說明這家庭的靜謐。窗的下面，一個半月式帶抽屜的小烏木桌，平的一面緊靠着牆，兩旁放着兩把廣東嵌螺甸的靠椅。右牆的當中，也就是正對左牆壁爐的地方，還有一個稍大一些的門，通外廳及戶外，顏色、花紋與左牆兩門無異。再往下，到了右牆下角的地方，有把朝舞臺後部斜放着的扶手椅。旁邊一具龍頭高架的宮式紗燈，燈罩作深藍色，在晚上開着的時候，發出淒寂的光。

屋子的中央，鋪着一塊灰色的地毯。正中偏右，放着一具絳紫細呢的大沙發，經過了長期的磨擦以

後，有幾處已脫了毛，而且還發出一片油光。沙發上面，兩隻藏青絲織品的椅墊，旁邊有烏木製的放烟盒、烟碟及茶具的架子。正中偏左，斜放着一個黑色描金的建漆茶几，上面也有烟盒及烟碟。兩旁兩具單人小沙發，材料、式子、顏色，乃至上面的椅墊都和大沙發的一樣。（第一幕開幕時，其中一具小沙發上還放着一本書。）就在這幾樣傢俱中間的天花板上，用四根鐵鍊吊掛着一盞沉重的大燈，外面是鏤花毛玻璃的燈罩，因為拂拭不勤，罩內就積了一層塵垢，開着的時候，光力微弱，朦朧如醉漢的眼睛。牠的開關就裝在玻璃門左近的地方。

第一幕開幕時，正當一個初春的上午，戶外不時傳來細碎的鳥聲，盎然的生意和室內蒼涼而陰鬱的氣氛正構成個對照。這時天色晦明不定，有時在游廊上看到一些陽光，但瞬息間又被亂雲遮沒。所以影響到人們心裏的，也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，半興奮而半倦怠的情緒。

開幕後靜約半分鐘，趙笙齋由左下角門上，他今年五十一歲，有着和這年紀相稱的安詳、穩重、謹慎，寂寞而倦怠的神色，給我們的印象正像是暮靄裏的孤山。他的頭髮有些灰白，勻整地向後梳着。臉上的

肌肉已經衰萎，膚色也相當沈黯，看得出他曾在人世的風霜中掙扎過一回，如今卻被這風霜給降服了。他的前額寬廣，上面有幾條不很明顯的綹紋。鼻樑高聳，顯示出天性中那種固執，誠懇與正直。因為年輕時縱慾的結果，使得他嘴角略略有些下垂，這正是他現在深自悔恨的荒唐的痕跡。在社會上，他是個有身份的人，在家庭裏，他是個尊長，這兩重關係使他竭力要在外表上維持一種矜持，一種稍稍有些過分的自制。可是瞞不住人的是那兩隻老實人的眼睛，從那探索的，猶疑的，悽皇的神情上，我們可以直接讀到深埋在他內心的一種劇烈的鬥爭，一種煩擾和求安靖的努力，一種被不可知的傷害所苦而勉強用意志來控制自己的緊張，這種內傾的矛盾的生活正構成了他這悲劇的靈魂。他的身材並不矮，背部有些僵僵，談吐動作都游移而不明確，緩滯而不簡捷。身穿一件古銅色的綢質長袍，寬大得有點不合他的身，而且顏色很晦暗，連上面的花紋都不令人炫目。他入世很深，經驗沒使他聰明，只有使他疲倦。也許因為他出身寒微，也許因為他這些年來全在反省與懺悔中過生活，所以壓根兒就缺乏了在他這地位所必有的盛氣凌人的氣概。他現在正用緊迫的步伐走到屋子中心，像是在躲避着什麼。

趙笙齋（以下簡稱笙）（一面走一面說）你甭跟着我，我已經決定了，我告訴

你我已經決定了。

〔倪硯卿匆促地從左下角門趕了出來，這是個四十歲左右的中年人，頭頂微禿，面部瘦削，左頰還有一個生着兩三根細毛的小肉瘤。和人對談的時候，眼睛常常習慣地半開半閉，兩個眸子閃爍不定，充分說明了這個人的世故與精明。他的嘴唇很厚，裏面藏着一粒鑲金的門牙，說起話來略帶鼻音，似乎每個字眼都紆徐地推送出去，然後沈著地落到對方的心上。他身穿靛青毛葛的長袍，上面又加了一道黑色的背心，背心的紐絆上，又有一條真金表鍊；兩顆珊瑚墜子搖蕩不定，一如他對人的態度。他讀過書，書使他聰明，使他多了處世的技能，使他能廁身上流的社會，可始終抹不去那股在他也許是有益的市儈習氣。他驕蹇中有慎重，細密中有果敢，在另一個環境中也許是很好的實務人材，可惜這齣戲委屈了他，使他只成爲一個損人利己的小人。他的見解也許會被人指摘，但這不過是一點一滴積漸而成的酒液，釀酒的材料卻是他。去的生活，他那種翻雲覆雨的手段也許近於卑劣，但這卻是他認爲保障自己存在的防線。他現在是成天撥弄着算盤，錙銖計量着人與人之間利害的收付。有時這種機巧裏也透露出一兩絲直率，那不是別的，是他還未全泯的人性的光芒。

倪硯卿（以下簡稱硯）哎！你聽我說！你聽我說！

笙（冷冷地）你左右是那幾句話！（扭過身去）

硯（向他打量了一下）怎麼今天你好像跟平常……（走近一步）不大舒服！

笙（加重）舒服，從來沒有比今天再舒服的。

硯（覺出他的語意）前天你叫我預備酒席，我就知道是請他們來喫飯，請喫飯

不要緊，可沒想到還有這麼多的下文。

笙噢！依你說，這不應該？

硯我也沒說過不應該，我是說凡事總得想想再做，免得將來再生什麼枝節。做了

十幾年的絲廠經理，甭我廢話，這點兒小道理你總該懂得。

笙小道理遇見大道理，就值不得考慮了。

硯（佯做不解）大道理？

硯（打量他一下）我知道你今天是聽不進我的話，可是我忍不住的總想說上

兩句。（停了一下）你說把他帶進廠裏，當……你剛說當什麼來着？

笙當我的私人秘書。

硯對啦，當你的私人秘書。（反話）這倒是個挺好的名義。聽你剛纔的意思，大概

你對他的學問能力，也不是沒打聽過？

〔笙齧點點頭。〕

硯當然！你平日不大到廠，有個靠得住的人守在那邊，自己也就省得分心。

笙（知道話裏有刺）我只是想成全他，你別當我有別的意思。

硯我知道。那……那是另外一個問題。我擔心的是正趕上廠裏周轉不靈的時候，人多口雜，犯不上替大家惹是非。這些日子正在裁員，你忘了嗎？

笙（不理會地）唔！

硯天高日遠，也許閒話傳不進你的耳朵，不過爲他設想，他就許受不住同事的嘴

臉。再說，小夥子初出茅廬，是好是壞，我看你也還沒多大把握。

笙（還是不理會地）唔！

硯廠裏不算，你還把他帶進家來。自然囉，你有你的道理，我也不便過問。可是……

（注意到了笙的神氣）怎麼？我說了這麼半天，你就全沒聽見？

笙（敷衍地）聽見了！聽見了！

硯（正色）笙齋！我這可全是爲好！換了別人，情願順水推舟，不會這麼自討沒趣兒！

笙（無意地）我知道。

硯你知道就好。（看了他一眼，知道再說下去也是無益，隨意地蕩開，好把這局勢弄得鬆弛一點。他走近玻璃門，無目的地向外張望，移時，像是找到了可發揮的

題目）笙齋！

（笙齋不答，只回過頭來望着他。）